

一个黄埔军人的风雨人生

徐泽鹏 著



风雨人生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一个黄埔军人的风雨人生

徐泽鹏 著



风雨人生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FENG YU REN SHENG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风雨人生 /徐泽鹏著. —长沙：湖南人民出版社，2013.3

ISBN 978-7-5438-9228-6

I. ①风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056512号

风雨人生

作 者：徐泽鹏

责任编辑：邓胜文 谢 喆

装帧设计：谢慧敏

出版、发行：湖南人民出版社

地 址：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

邮 编：410005

经 销：湖南省新华书店

排 版：湖南省越来越好印务有限公司

印 刷：湖南腾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(0731) 84453344

印 次：2013年3月第1版

2013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：787×1092 1/16

印 张：23.5

字 数：300千

书 号：ISBN 978-7-5438-9228-6

定 价：48.00元

营销电话：0731-82683348 （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）

女儿的话

他出生在一个中国人民最受屈辱的年份和月份；他历经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转型时期：帝制终结，共和初始，南北政治冲突，国体政体纷争；他走过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历程：五四运动、东征北伐、抗击日寇、解放战争。在解放战争的历史关头，他高举和平起义大旗，欣喜地拥抱那历经坎坷，苦苦寻觅，梦寐以求的真正属于人民大众的新中国。

他曾多次和青年的毛泽东谋面，不仅结识了聂荣臻、恽代英、陈采夫等多位优秀的共产党人，还与国民党人张治中、胡宗南、汤恩伯、桂永清等多位军政要员有过共事。尽管如此，除开能在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的名单上找到他的姓名外，基本上是个名不见经卷的人。他就是我的父亲——吴铁铮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在父亲辞世后的几十年里，他那部历经沧桑的辛酸史，一直如鲠在喉，欲吐不能，使我魂牵梦绕，挥之不去……

遗憾的是，当我静心来写这本传记时，父亲的很多老朋友、老同学、老上级、老部下均已谢世。几乎所有历史事件的经过、时间和地点、人名和地名都无法考证，因此，不得不借助原常德地委组织部、地委统战部、地区政协委员会的有关资料，黄埔军校史、中国革命

史、湖南和平解放史以及安乡县文史、常德文史等早年编撰的书刊作为参考。同时，还拜托老伴彭信理的学生、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、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徐泽鹏参与撰写。

父亲是位极为诚实的军人，我也将尽力忠实于史实，告慰父亲在天之灵。

安息吧！我的父亲。

——女儿：启 梅

编辑絮语

去年一个寒冷冬日的下午，在常德市武陵区《走进武陵》丛书的首发式上，一位西装挺括，十分随和的长者来到我身旁，把一部刚刚完成的书稿交给我，十分谦和地“请”我审读。

作为湖南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，这样的事，遇到得太多了。出于礼貌，我欣然应允。看到书名，我有些发怵：《一个黄埔军人的风雨人生》！写一个人的传记，本就是不好写的文章，何况还是一个黄埔军人！

读着读着，我不禁为之折服和感叹。

由于史料所限，书中主人翁吴铁铮的个人经历，大都因他的逝去而无从考证。从作者口中得知，其女儿所提供的素材也只能是粗线条地勾勒出父亲的人生图谱。作者从传记文学的高度，首先就展现主人翁所处时代的宏大场面和惊心动魄的历史风云：

作品中的吴铁铮，出生在民生凋敝、苦难深重的混乱中国。他和当时这个社会无数的草根人士一样，与多舛命运做不屈不挠的抗争，力图改变国家的以及自身的命运。

他求学、当兵、抗日，参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，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这个从苦难中走出来的民族，实现了“天下兴亡，匹夫

有责”的庄重诺言。从这一点而言，吴铁铮无疑是成功的，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其平凡人生为世人所谓叹。同时。吴铁铮又是一个平凡的人，他只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尽职尽责，把自己的力量加入全中国千千万万人的合力，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。在家庭里，他是母亲的儿子、妻子的丈夫、两个女儿的父亲。

作者把真实和创作融于一体，把一位戎马倥偬的战士写得丰满充实。作者笔下的主人翁有家国情怀，有对日寇的仇恨，对丑恶的憎恶，同时又儿女情长，正应验了那句古话：无情未必真豪杰，哪个男儿不丈夫？作者的这一运化好，使作品的真实性和可读性获得更为广泛的认同。

作品文字优美动人，文采一流。一些名言诗句被作者巧妙地穿插在作品之中，似珍珠闪烁生辉，又似峰回路转之风景，紧紧地承接接着作品的上下部分，使得作品形散而又神聚。作者在全书的最后部分记述了吴铁铮再登临岳阳楼的故事。这本是主人翁极平常的一次心愿之旅，并没有文学作品可以摄取的素材。然而作者匠心独具，把主人翁夫妇吟诵《岳阳楼记》作为全书的结尾，托物言志，前后呼应，进一步展示主人翁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的情怀，更衬托了作品《风雨人生》的壮怀激烈之感，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。

作品展示了主人翁七十多年的波澜人生，时间拉得很长，稍不注意，容易陷入记流水账的泥沼，然而作者以事件为线索的方式进行作品内容的组合，成功地避免了冗长之感。

写传记难，写一个史料不全的黄埔军人的传记更难。

《风雨人生》无疑是一部攻克重重难关的好作品。

邓胜文
2013年4月1日

目录

女儿的话 / 001

编辑絮语 / 001

第一章 / 001

第二章 / 016

第三章 / 039

第四章 / 052

第五章 / 066

第六章 / 081

第七章 / 099

第八章 / 113

第九章 / 128

第十章 / 140

第十一章 / 153

第十二章 / 168

第十三章 / 185

第十四章 / 199

第十五章 / 213

第十六章 / 231

第十七章 / 243

第十八章 / 252

第十九章 / 261

第二十章 / 272

第二十一章 / 286

第二十二章 / 296

第二十三章 / 311

第二十四章 / 320

第二十五章 / 342

第二十六章 / 349

第二十七章 / 355

后 记 / 364



第一章

1

进入秋季，暑气较之夏日减去了许多，尤其是早上和夜晚，空气中都带有一丝凉意。与其他的地方相比，有着“水乡”之称的湖南安乡，更是有着明显的变化。

天边吹来的风，带走了原野里绝大部分植物的绿色，留下一些暗红和金黄，使得大地色泽斑斓，丰富多彩；带走了一些不知名草虫的啾鸣，使得旷野更显寂寥、博大。

1901年的9月21日，在安乡县安宏乡唐家铺村一个逐渐破落的吴姓地主家的院里，几个长工和女佣，劈柴烧水、杀鸡熬汤、清点尿片、整理衣裳，进进出出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家里突如其来的忙乱，打破了往日的宁静，使得关在房内读书的元选有些心神不定，他放下手中的书，从窗棂的缝隙里，朝外痴痴地看着……

“砰！”一声巨响，虚掩着的房门被猛地一下推开！元选扭头，只见二弟运选、三弟晶选风忙火急地闯了进来。

“大哥，你说妈妈会不会给我们生个妹妹？”六岁的二弟运选抢

先开口。

“大哥，二哥说的不对！妈妈生的是个弟弟！”四岁的晶选显得有些理直气壮！

元选摸了摸晶选的头：“三弟，你怎么肯定妈妈生的是个弟弟？”

“是……是我听万婶说的。”

“万婶怎么说的？”运选追着问道。

“她说，她说，说妈妈和生我的时候一样。”

“小家伙！”元选轻轻拍了一下晶选的头，“人小鬼大，偷听大人说话！”

“大哥……”从大哥和三弟说话的口气与态度上，运选发现自己想要妈妈生一个妹妹的意愿，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挑战，急忙哀求地喊道。

从运选的求助声中，元选意识到了什么。他望着两个弟弟，认真地问道：

“说，你们两个是不是赌了什么？”

“妈妈生了弟弟，二哥的弹弓就归我了。”晶选急忙说道。

“妈妈生了妹妹，三弟的陀螺给我。”运选明显的有些底气不足。他的底气不足，源于晶选在大哥面前抬出了“万婶”！

万婶是这一带有名的接生婆。这三兄弟的出生，都是她接生的。

想想等下妈妈生下了弟弟，自己心爱的弹弓就会归三弟所有，运选极不服气地对三弟吼道：

“你坏！你坏你坏！”

面对着二哥恼怒的吼叫，晶选躲在大哥的身后，伸出半个脑袋做着怪样看着二哥。

大哥元选把手伸出来，平静地说：“拿来，弹弓，陀螺。”

晶选急忙把陀螺交给大哥。



运选从身上拿出弹弓，反复地摸了摸，看了看，红着两眼，不情愿地递给大哥。

元选把弹弓和陀螺在手上掂了掂，看着两个弟弟：

“听着，到时，谁也不许哭！”

“我不哭！”晶选连忙对着大哥举起了右手。

运选白了三弟一眼，满脸愠色地把头扭向一边。

元选笑着看了两个弟弟一眼：

“走，看妈妈到底生个什么。”

三兄弟走出房门时，上房内接生婆万婶，正在给躺在床上，已是满头大汗的刘氏鼓励和催促：

“太太，使劲！再使劲！快了！快了！”

筋疲力尽的刘氏，捏紧着两个拳头，涨红着脸，咬着牙关，拼尽最后一点力气来生产……

“呜哇——”

终于，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，划破了院内紧张的空气。

一个在室内帮忙的女佣，端着一盆水出门，见到门口站列一排的三兄弟，笑着说道：

“恭喜大少爷、二少爷、三少爷，妈妈给你们添了个弟弟！”

“哦——”三弟晶选一声欢呼，一把从大哥手上抢过弹弓，拔腿就跑……

“弹弓是我的！”二弟运选嚷着朝三弟晶选追去……

“站住！”元选急忙赶了过去。

追到院门外，元选拦住了两个追赶的弟弟。他十分严肃地对二弟说：“记得妈妈说过的话吗？言必行，行必果。”

“记得。”二弟自觉理屈地低下了头。

元选看着晶选，轻声地问道：“你赢了，赢得光明正大吗？”

晶选有些不明白地眨眨眼，不吱声。

“假如你没听到万婶说那句话，你能知道妈妈生的是个弟弟吗？”

晶选摇摇头。

“呃，这才是哥哥的两个好弟弟。”元选高兴地夸着二弟运选和三弟晶选，“这样，弹弓和陀螺，你们交换着玩。行吗？”

“嗯。”运选和晶选不约而同地点着头。

“好了，玩去吧。”

看着两个弟弟高高兴兴地跑远了，元选有些茫然地朝院内走去。

三个月前，他们的爸爸，因患血吸虫病，医治无效，撒手人寰。

在爸爸病在床上的这些年里，不时有穿着绫罗绸缎的老板带着师爷登门。母亲每次送走他们后，总是悄悄地拭着泪水。渐渐地，家里的耕牛和农具一天天减少，田地一块块、房屋一栋栋地也不属于自己家了。元选心里知道：家境在一天天败落！如今，家里又添了一张嗷嗷待哺的嘴！往后的日子怎么过？元选不知道。

元选更不知道，就在四弟出生前的半个月——1901年的9月7日，腐朽的清王朝，在列强的坚船利炮、铁蹄恣意的威逼下，签订了卖国的《辛丑条约》。本息9.8亿两的赔款白银，不仅加剧了中国人民的穷困，使得万户萧疏，饿殍遍野，也让百孔千疮、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加速了自己的灭亡。

元选知道的是，自己作为吴家的长子，有责任、有义务来承担起家里的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了。

他来到上房，正想能找点什么事做，见女佣正在给极度虚弱的妈妈喂桂圆红糖水，便走上前去，说：“来，给我喂吧。”

“大少爷……”

女佣有些惶惑。

“往后，这些事我都要慢慢地学会。”元选从女佣手中接过汤碗和勺子，舀了一勺糖水，轻轻地吹了吹，把汤勺里的红糖水送到刘氏



的嘴边，“妈……”

刘氏从被子里伸出右手，无力地摸了大儿子一下，眼里饱含着欣喜之意。

一连生了三个儿子，打心眼里就想抱个女娃的刘氏，给自己最小的儿子取名莹选。

尽管家境在慢慢地败落，莹选的父亲又已过世，但出身殷实人家的刘氏，却对添丁加口的程序一点也不含糊。

第三天，女佣们又忙着用紫苏、艾叶煮的温水给莹选洗“三朝”。

满月的时候，给莹选剃满月头，除胎发，请来亲朋好友吃满月酒。刘氏娘家也派人送来了“粥米”。

到了周岁那天，家里照例请来远亲近邻为莹选举办“贺岁抓周儿”活动。

“抓周儿”的仪式在吃中午那顿“长寿面”之前进行。母亲要人在床前陈设案板，摆上印章、经书、笔、墨、纸、砚、算盘、钱币、账册、首饰、花朵、胭脂、吃食、玩具等后，再把莹选放在案板上，看他喜欢挑选什么。

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莹选好奇地把印章、经书、笔、墨、纸、砚、算盘都摸了一下，却始终不拿在手上，对着首饰、花朵、胭脂、吃食、玩具，只是丝毫不感兴趣地一通乱拨。正当大人们被小小莹选的选择弄得云里雾里时，二哥把手中的弹弓放在了案板上。莹选见到，急忙爬过去，一把抓起弹弓，笑嘻嘻地玩着，看着……

啊？！

亲友们见过的抓周儿多了，抓着什么都有个说法。比如：先抓了印章，那就是长大以后，必承天恩祖德，官运亨通；先抓了文具，长大以后好学，必有一笔锦绣文章；先抓算盘，将来长大善于理财，必成陶朱事业；抓了吃食、玩具，也会被说成“孩子长大之后，必有口道福儿，善于‘及时行乐’”。就没见过这样的：独独抓了一把弹

弓！

“族长……”

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吴氏家族年长的族长。

大家屏气凝神，等待着族长发表他独到的见地和点评。

2

族长捋了捋下颚白白的山羊胡须，端起手边的茶杯，浅浅地抿了一口，慢条斯理地说：

“这孩子，将来至少会官至七品，给我们吴氏家族光宗耀祖！”

“族长，请您给说道说道。”想了解更多的人们，兴致勃勃，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请求。

“你们看，”族长抬起手里的竹节拐杖，指了指案板上的物什，“莹选把印章、经书、笔、墨、纸、砚摸了个遍，说明他将来既有官运亨通，又有经纶满腹。”

“啊！啊！对！对！”对于族长的点评，人们纷纷认可。

也有人急着发问：“那，最后抓那把弹弓，能说明什么？”

“呃，问得好！”族长不急不慢地点燃长长的烟袋杆，吐出一口烟雾后，这才说道，“这一切的转机，就在这把弹弓上！弹弓是什么？”

面对着族长的突然发问，人们你看我，我看你：“弹弓，不就是小孩的玩具？”

元选一旁补充道：“用来打鸟的。”

族长赞许地看了元选一眼：“用什么打鸟？”

“小石子。”

“怎么打？”



“用弹弓把小石子射出去。”

“还有什么能把东西射出去？”

“弓箭。”

“枪炮。”

听到这里，刘氏把莹选紧紧地搂住。

“祖爷爷，您是说，莹选将来长大了会从军？”

“然也。”

“从上上辈算起，我们吴家，除了务农就是经商，怎么到这儿，要出一个当兵的？”刘氏有些不相信地反问。

“此乃时也，运也，命也。”

酒宴散了。

人们揣着各种猜疑渐渐离去。

短暂的热闹之后，是看不到尽头的冷清。

连着几场事下来，刘氏的一点私房钱用了个精光。她不得不只留下一个女佣，来关照她的三个孩子；留下一个长工，来教半大的大哥学会田地里的一些活计。大哥除此之外，还要顶替母亲，帮着女佣代管着二弟、三弟和四弟。

刘氏除开略懂一些笔墨书画，还深谙岐黄之术。在那个穷人怕得病，得病求医难的年月，干不了太多农活的母亲，通过给乡里乡亲看病配药，换取些许银两添补家用。

每到换季之前，刘氏总是把丈夫留下的一些破旧衣服，先量着大哥的个头改小，大哥的衣服转给二弟，二弟的衣服转给三弟，轮到最小的吴莹选，基本上都是捡着从哥哥们身上换下来的衣穿，难得穿上一件新衣。

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，却也不失温馨。

星移斗转，冬去春来。

吴莹选在母亲和三个哥哥的轮流呵护下，渐渐地长大了。当他能

光着脚丫，在湿润的土地上“吧嗒吧嗒”地行走后，就再也不愿意让哥哥和母亲抱他了。即使是走不稳摔了跤，一时爬不起来的他，也只是默默地趴在那里不喊不哭。直到哥哥们发现把他拉扯起来。

安乡是个水乡泽国，房前屋后都有堰塘。家门外不远的一口大堰塘，是哥哥们夏天里最爱玩耍的地方。

四岁多的那年夏天，吴莹选又跟着哥哥们来到堰塘边，看着哥哥们在水中玩耍。负责照看四弟的三哥，游到吴莹选的面前，深深地憋足一口气，假装着往水底沉了下去……

眼看着三哥被水淹没了头顶，只剩下一只在水面上抓着！

吴莹选急了！他大声地喊着：

“大哥、二哥！三哥哥没了！”

打着水仗的大哥、二哥，哪里听得到吴莹选那稚嫩的叫喊声？还在那里玩得高兴！情急的吴莹选，“扑通”一声跳下水去！

刚好三哥在水中憋不住了，一下子从水中冒出头来，张大着嘴换气，目光往岸边搜索时，惊讶地发现：四弟正在自己面前的水中挣扎！

大惊失色的三哥急忙一个猛子扎进水中，把四弟从水中托了起来。可他毕竟只比四弟大出不过四岁！不得不求救于大哥二哥。

“大哥、二哥……”

三兄弟手忙脚乱地把四弟从水中弄到了岸边！看到四弟面色苍白，双目紧闭，年长的大哥急忙坐下，招呼两个弟弟抬着四弟，把他的肚子放在自己那立着的双膝上！

“哇……”经过大哥的双膝一顶，吴莹选嘴一张，吐出了几口水，眼睛也慢慢地睁开了。

“四弟！”

有气无力的吴莹选向三哥伸出了双手：“三哥……”

“四弟！”三哥紧紧地抱住四弟，两行热泪“刷”地淌了下